

「三地葵」文学系列



陈映真 自选集

c h e n y i n g z h e n z i x u a n j i

陈映真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三地葵」文学系列

陈映真
自 选 集
c h e n y i n g z h e n z i x u a n j i



陈映真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映真自选集/陈映真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0.3
(“三地葵”文学系列)
ISBN 7-108-01252-9

I. 陈…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222 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60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 数 270 千字 **图字** 01-1998-2089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编选：《三地葵文学系列》编委会

王安忆 余秋雨 陈义芝 张晓风
杨 泽 郑 敏 郑树森
林 泠 周敏民 郑愁予（主编）



陈映真小传

陈映真，本名陈永善，台北县莺歌人，一九三七年生于台湾竹南，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毕业。大学时代开始小说创作，其富于人道主义、社会关怀之作品，即时脱颖而出，蔚为知识分子良知及一代小说艺术典范。一九六八年因政治原因被捕，定谪十年，一九七五年获早释而结束其流放生涯。一九八三年获准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曾获“吴浊流文学奖”及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重要著作包括《陈映真小说集》五卷（《我的弟弟康雄》、《唐倩的喜剧》、《上班族的一日》、《万国帝君》、《铃珰花》）、中篇小说《赵南栋》以及其它评论、访问记实、报告文学等十五种。现从事小说创作及文化评述。一九九七年获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称号。一九九八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总序

人类生存的记录中不乏这样的例证：当一次激烈的冲击过去了，着意于“分敌我”、“论胜负”的作品大略归诸历史；哀灾鸿、悼文明且概以人道为怀的则是文学。在如此博大的世界观下产生的作品，便自有其深广的腹地；文学，绝非独创于书斋或养殖于园圃，而是衍生在莽莽然、生灵聚集的大地上，既包容又专精，既多变又执着。透过现代人的观点来审视，这“大地”是乡野也是城市，是阡陌又是网络；它愈合我们既往的挫伤，也拓宽我们对未来的展望。

此刻，站在千禧年的门槛前回顾，最令人深思的是前半世纪的狂飙——包括“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相对性的美学观点——并未导致人性自艺术恒久地撤离。相反地，随着“后现代”

状况的呈现,人类对其周遭互赖的生态,无论是自然或人文的,更增添一份新的默契与感知。这富于人性与前瞻的宏观世界,即是我们理想中“知”、“感”交融的文学土壤。

当一次冲击过去了,特别希望结束的是那意识形态的扰攘。我们会罔顾所谓的历史,而执着于促建一个反映全人类状况的文学现象。空间的隔离并不意味对抗的态势,通过眼波、脑波、音波以至电波,大地诸流汇聚,相互增涨,终将形成一个活力充盈的多元文学景观。

因此,这“大地”绝不是一方土地,而是两方、三方……包容一个广被的时空。这就是我们编选“三地葵”文学系列最终的理想,虽然它最初的缘起只是向大陆读者提供一些台湾以及海外文学的精萃。在时序的界定上,这系列将包容一九五〇年以降的华文文学;在空间的规划上,这系列将涵盖“三地”,和其他以华文为辅语的海外地区;在选取的准则上,我们的目标将是“优异”——“优”而且“异”。更具体地说,在“三地葵”文学系列的标帜下,我们希望看到如下的展示:(1)具有楷模性的经典之作或明日的古典;这些作品多数已获得批评界广泛的肯定,其“读者接触面”的深度与广度也已经过时间的证实。(2)最能反映相关社会的精神面貌、借一份互动的共鸣而发挥其深远影响的著作。(3)提供崭新的文学技巧、探索艺术的新姿态、开拓语言疆界的实验性作品。(4)被忽略的杰出作品。最后两项无疑地含有较多诠释的可能;但其重要性却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将仰赖编委们的睿见,以求达到观点的集中或平衡。

这种剖析式的划分其实只具观念上的意义,优异的作品往往兼容多项的素质。在演释以上准则时,我们已不自觉地注入了“多元化”的必然性:在形式上,系列的丛书将有典范与新锐的并呈;在内涵上,我们希望它能显示出不同的视野、焦点和感受,以不同的方式来诉说中国的经验。我们将不拘泥于“年代”或“权威性”的列序,而尽速展现一些华文文学的纵、横切面,以期构成一座立体的文学景观。从另一方面来裁度,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的突飞猛进之中,我们绝不低估读者的品位和鉴赏力,袭用惯性或流俗的作品来暂时取悦他(她)们。

值得提醒的是,这样的一个系列并不等于一部选集。因为选集有其不可避免的全面性和批判性;系列的丛书则是逐一推出,惟有循着时间的纵轴,方能陆续实现我们原有的设想。推出的过程也同时是成长的过程。

于此,“三地葵”文学系列的开端毋宁是一份邀请和期许:对广大读者竭诚的邀请,对丛书未来殷切的期许。

“三地葵”文学系列主编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序

在大陆出版作品选集，这还不是第一回。但这一回则是在海外和一些台湾的文艺界朋友辛勤策划下，比较自觉地把自已打点一番之后，出来和大陆的同胞读者见面。

语言、文字和作为语言文字之艺术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身世、家谱和身份证明。朝鲜战争以后，内战和冷战的双重构造，使民族隔海分断，家族离散，同胞隔绝。

而我们民族的文学也跟着分离四散。在大陆、在台湾、在北美洲和海外兀自孤单地抽根吐芽，开花结实。

八十年代末期之后，她们像自幼被苛酷的命运拆散的孤儿，在风中，在月晖中，在流言和耳语中，互相探知了彼此的存在，而于是怀着无限的友爱和思念，互相呼唤。

现在，分隔在台湾和海外的骨肉姊妹，总算花了很大的心思，准备好了自己的身世书，自己的家族谱系，和自己的身份证明，带着激动，抑制着喜悦的眼泪，到大陆的书市中来认梦魂牵系的、久别的亲人。

自己的作品即便被译成几种外语；即便在洋人的课堂中受到品评；即便得到西方的文学大奖，那喜悦与荣耀都远远不及作品受到十数亿中国同胞的认识、爱读和评论。

我怀着腼腆的喜悦，将这选集摆在祖国的文坛上，感受到自己的作品能先于分裂的两岸回到她的祖家的温暖与幸福。

我感谢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三地葵”文学系列筹划人和北京三联书店，以及为此书之出版付出巨大劳动的三联书店的同人们。

一九九八年七月，台北

目 录

序	1
我的弟弟康雄	1
文书	9
将军族	27
凄惨的无言的嘴	44
一绿色之候鸟	59
最后的夏日	80
唐倩的喜剧	107
上班族的一日	137

——华盛顿大楼之二

云 167

——华盛顿大楼之三

铃珰花 264

赵南栋 303

夜行货车 391

——华盛顿大楼之一

后街 436

——陈映真的创作历程

陈映真写作年表 451

我的弟弟康雄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除此以外,我不曾想过我会写其他别的什么。然而,现在,不可思议的我,竟会在这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拾起笔来记载一些关于我的弟弟康雄的事。两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读完了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记。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于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展读我的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的毫无办法。我看见他稚拙的字体,立刻就看见这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无名的悲哀便顿时掩盖了我。于是,我就哭着哭着,怎么也不能读完它们了。

两天前,我总算平静地看完了这三本日记。大约是日子渐渐远去了;再次当是婚后的生活使我觉得不仅因为我的被属于

一个男人，以至于在肉体上、精神上有了极大的变异，而且这个婚姻也使我突然从贫困匮乏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这个辛德烈拉姬一般的变幻，使我目不暇接了。总之，那种思慕的悲哀，仿佛和我富足的生活正相对地逐渐饿死了。“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曾这样说：“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这是我的卑鄙，我的龌龊吗？……我一点也不想抗辩。记得我的弟弟康雄还活着的时候，总讲一些我不懂的、或者一些十分无理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抗辩过。一次也没有过。（现在这很使我觉得慰怀的。）

我觉得很怅然。

我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去的那年的冬天结了婚。离那个满志着颓落和幻灭的新冢上的初秋还不到四个月。我的突然愿意嫁给我现在的很富足的丈夫，十分使我的可怜的父亲感到惊讶。这件婚事拖延了将近半年的时光，我曾有意的要拖垮它。这一面是因着当时我正远远地恋爱着一个将要在次年夏天毕业的苦读的画家，另外也是很受了我的弟弟康雄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跟着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了。除此之外，现在的他总是那样敦厚有礼，衣服整齐，说着一些每个字都熨平了的的上层人的话语。这些和我的弟弟康雄或者那个远远的小画家都是那样的不同。他们都留着长发，涨红他们因营养不良

而尸白尸白的眼圈，讲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奇怪但有趣的话，或者怯怯地沉默着，半天不发一语。

到了我的弟弟康雄突然死去之后，经过了一阵子的麻木、恸哭、瘫痪而终于冷冷地清醒过来了。仿佛自己在一夜之间变得格外智慧起来了。我用一种近于一个悲壮的哲人一般的声音对自己说：一切都应该让它从此死灭过去吧！我觉得我的弟弟康雄和那个远远的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真有些一如父亲所说的“小儿病”了。我的可怜的父亲，这个独学而并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我的“安那琪”（Anarchist）的弟弟康雄自杀了，我的远远的小画家也因贫困休学，而竟至于卖身给广告社了。而我这个简单的女孩子，究欲何为呢？（一切都该自此死灭吧！）

于是我这悲壮的浮士德，也毅然地卖给了财富。这颇给予我那在老年丧子的重苦中的可怜父亲一些安慰。他曾努力地劝说我认真地考虑这个丰裕的归宿，因为“人应该尽力地摆脱贫苦这一恶鬼，一如人应努力摆脱犯罪一样”。而另一个原因似乎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有名望的虔诚的宗教家庭，像是宗教的慈悲，使富者超过了门户之见，而垂顾于如我这样一个小家碧玉。但我并不很想到这些。我答应这桩婚事，也许真想给我可怜的父亲以一丝安慰，叫他看见他毕生凭着奋勉和智识所没有摆脱的贫苦，终于在他的第二代只凭着几分秀丽的姿色便摆脱掉了。从此流着一部分他自己的血液的子孙，该永远种植在一块肥美的土地上了。而事实上，我是存着一分最后的反叛意识，掷

下我一切处女时代的梦的。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后才四个月,我举行了婚礼;一个非虔信者站在神坛和神父的祝福之前……这些都使我感到一种反叛的快感。固然这快感仍是伴着一种死灭的沉沉的悲哀——向处女时代、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的悲哀。然而这最后的反叛,却使我尝到一丝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这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女子已经够伟大的了。

然而,如今我方始知道:终其十八年的生命,我的激进的弟弟康雄连这样一点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我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他的梦里,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一个虚无的先知者是很有趣的。”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这样说。那三本日记的一本多的时光,就是这样的等待、等待,而终至于仰药以去了。这年轻的虚无者就是这样幼稚地等待着,也同样幼稚地吞下了他的青酸加里。这日记除了怀恋的意味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叫我无意间寻到了这少年虚无者半生的龙脉;在其余两本多的时光里,第一本写着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意志薄弱以及耽于自读的喘息;第二本的前半,写着这少年虚无者的雏形。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接着便是他的逐渐走向安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等待。

日记愈离他绝命时近,我的思慕也更加浓而且重了。我于是真正发见了我的弟弟康雄的真实。我的弟弟康雄死在一个哀伤负罪的心灵里。虚无者的字典里应是没有上帝,更没有罪